





通鑑答問卷第二

淺草文庫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報王

燕昭王問郭隗曰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

先王之恥

或問燕昭可謂賢君歟曰復讎天下之大義也記禮

者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寢苦枕干弗與共天下此

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周幽之禍申侯爲之平

王忘讎而戍申揚之水之詩所以怨文侯之命無哀

日占圖

香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  
痛之辭。周書終焉。而春秋於是始。若燕昭之爲子。可謂孝矣。漢世祖得一鄧禹。而復高祖之業。昭烈得一諸葛孔明。而信大義於天下。有一賢與之謀。可以興衰撥亂。可以扶持綱常。昭王得一樂毅。以弱燕報彊齊。雪先君之耻。而一洒之。天衷以位。人紀以立。豈唯戰國之賢君。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齊之稷下。聚游談。以徼虛譽焉耳。昭王誠孝之心。招徠感動。而真賢爲之用。湯之於伊尹。桓之於管仲。尊德樂道。將大有爲。昭王蓋庶幾焉。昔者夫子作春秋。正人倫。存

天理。深罪魯莊無父。而婚其讎。楚昭圍蔡。稱爵。見蔡且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吳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則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故春秋之義。至燕昭而益明。彼齊襄公。何足以語此。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或曰。趙公子成不變服。是矣。終不能固所守。何歟。曰。晉俗之變於狄久矣。春秋傳曰。晉人無信。又曰。晉人虎狼也。又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風俗於此可見。蓋晉戎狄之與鄰。并戎不暇。自曲沃兼宗國。獻公好



攻戰堯之遺風無復存者。晉分爲趙。漢志云。趙北迫近胡寇。民俗懽伎。好氣爲姦。自全晉時。已患其慄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趙俗旣如此。重之以胡服騎射。純乎狄矣。昔者晉獻使申生伐臯落氏。衣之龙服。而戎服已變。荀吳毀車崇卒。以敗狄于大鹵。而車乘已變。此胡服騎射之漸也。春秋譏變古。戰國之時。變古者。以古道不可行。先王不足法。於是二帝三王之制度。蕩滅無餘。秦之變法也。甘龍爭之。衛鞅則曰。反古者不可非。趙之變服。

也。公子成爭之。武靈則曰。事異而禮易。皆是今非古之論也。公子成始也不變。而終於變。從君之欲。而失其守。易所謂不拯其隨者歟。然公子成已賜胡服。趙文諫。趙造又諫。破原陽爲騎邑。牛贊又諫。而武靈之意不可回。蓋自公子成之從君始。黃帝堯舜之衣裳。變爲具帶師比矣。成周之五射五馭。變爲鞍馬控弦矣。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未聞驅民於左衽也。武靈能滅中山。而不能弭沙丘之禍。匈奴在庭戶。而胡貉起於閭闔。爲趙患者。非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魏冉為政威震秦國  
要荒之狄也。夫子緩顓臾而急蕭牆。孰若脩身齊家。監於古訓。釋外虞而防內患哉。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魏冉為政威震秦國

或問秦強大之國。權移於魏冉。而惠武二君不能保妻子。何歟。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故形勢之強。不如道德。甲兵之威。不如紀綱。高城深池之防。不如名分。秦不修此二者。唯蠶食六國是謀。是以戰勝於外。家亂於內。令行於四境。釁稔

於閨門。不仁之禍。及其妻子。太阿之柄。授于權臣。魏冉是為穰侯。昭襄母芊氏之異父弟也。魏冉挾戚黨之威。熏轅一國。執若揆湯。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其君兄弟。皆殄滅之。芊如漢之元后。冉如漢之鳳莽。不唯冉之無君。而暴嬴不善之報。亦彰彰矣。它日范雎之說行。逐冉於關外。獲全要領。幸也。君子之論。謂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夫不賞私勞。叔孫昭子所以為賢。何取乎。援立之功。魯公子遂弑子赤。出姜氏。立宣公。春秋書之。為亂臣賊子之戒。何取



乎災害之除。余是以竊取春秋之義，以正魏冉之罪。

屈平

或問屈平之事。通鑑削之。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昔人嘗有是言。亦必有意矣。曰。春秋編年之法。至通鑑而始復。若屈平四皓之見削。揚雄荀彧之見取。其於春秋懲勸之法。若有未盡用者。此朱子綱目之書所為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雖忠。得朱子而心益著。昔者商書終於微子。其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微子

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自獻以其忠。而夫子謂之仁。屈平楚之同姓。諫而不聽。郢將為墟。兩東門將蕪。不忍宗國之顛覆。而從彭咸之所居。其後三戶亡秦。亦流風遺俗。有以激義槩也。朱子謂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又曰。所為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免之所可及。噫。斯言可謂知屈子之心者。雖未及比干之仁。然心之所安。亦可以自獻于先王矣。劉歆賣宗國。以徼利達。揚雄與之同立莽朝。而不耻也。



乃議屈子之湛身。正道湮微，薄俗瀾倒，殉利者爲是，死義者爲非。設淫辭以助揚雄者，顧以通鑑不書籍口。噫！朱子綱目所補，有功於通鑑，垂白注楚辭，亦有感而作者。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三大夫，以教爲臣之忠，人莫難於一死，而屈子蹈之。聖人復起，必從朱子之言矣。

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或曰：戰國策，楚太子質於齊，太子辭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太子獻地歸爲王，齊使車五

十乘來取東地。慎子曰：王朝羣臣皆令獻其計。子良曰：不可不與，請與而復攻之。昭常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請西索救於秦王。王以三大夫之言告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發子良獻地於齊。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往守東地。明日遣景鯉西索救於秦王。王曰：善。東地復全。史記世家不載此事，亦可信歟。曰：蘇氏古史載之。讀通鑑者，可以參攷。鮑氏謂慎子能兼用三大夫之言，其最優乎。嘗謂世臣者，封建之根本。公劉居豳，君之宗之。周官宗以族得民。書云：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晉之九宗遂之四氏皆大家  
家巨室與國同安危共存亡相維於不墜楚有三閭  
曰昭屈景皆王族也秦約懷王會武關昭晁曰王無  
行而發兵自守屈原亦止王母西懷王不用其言秦  
留之而太子質於齊大臣欲立王子在國者昭晁以  
爲不義乃請太子於齊及齊求東地頃襄王遣昭常  
往守之遣景鯉索救於秦三姓皆忠於楚是社稷之  
臣也昭晁之忠與屈原同而頃襄之立亦晁之謀也  
東地之全昭常景鯉之力也四臣者真所謂世臣矣

古者世臣必有家學漸濡禮義之訓習聞忠孝之道  
是以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  
同之楚旣亡而項燕世爲楚將猶能爲國效死至漢  
初昭屈景猶存而徙之關中則根柢深固可見矣後  
世若江左王謝有唐崔柳易姓則爲之佐命竊國則  
爲之奉璽誨盜黨賊爲斧斤以劉其國利蕃樂亡恬  
不之怪故世臣不可以無學

趙肥義

或問肥義從君於昏不能先幾豫謀以止公子章田



不禮之亂及亂之作拱手無策而以死繼之不可謂  
 智曰世衰道微每生失節者多殉義忘身者寡若肥  
 義者雖未可謂之殺身成仁亦可以愧臨難苟免者  
 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若肥義殆庶幾焉義之言曰死者復生生者  
 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又曰貞臣也難至而  
 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噫不食其言其猶晉之荀  
 息乎春秋書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書及  
 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荀息為奚齊卓子之

之傳肥義為子何之傳其君皆託以子而能守信而  
 不渝壹志而不貳夫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使肥義在春秋之時亦在聖筆之所取矣魏明帝託  
 孤於司馬懿而懿背之宋明帝託孤於褚淵而淵背  
 之反覆傾危棄信義如土芥則肥義其可警乎初公  
 子成之不肯變胡服也謂中國者聖賢禮樂之所教禮樂  
 之所用似非冥頑無知者聖賢禮樂之言出於其口  
 而沙丘之弑王父與李兌同惡是故口道先王心為  
 盜賊春秋所誅也觀乎肥義嘉其言之可為法觀乎



公子成知其言之不足取。

楚襄王迎婦于秦

或曰秦之無道楚之不競司馬公之論至矣秦疆而楚弱楚何以能乎曰少康一旅足以夏遂國四族足以齊有興衰撥亂之志報不共戴天之讎何事不立甚矣頃襄之無志也屈平忠宗國者遷之江南子蘭誤懷王者以爲令尹信讒慝遠忠良其能如燕昭求賢以雪耻乎楚人憐懷王如悲親戚頃襄爲人子當寢苦枕戈以終其身乃遊蘭臺馳雲夢般

樂怠敖其能如吳夫差使人立於庭不忘報越乎有自立之志則荆楚之士必有修戈矛與同仇者秦雖大何畏焉昔魯莊公忘桓公之讎娶仇人之女春秋書曰公如齊逆女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吁頃襄何其似魯莊也三綱不可亡五典不可泯有以國斃而不從孝誠所感義氣所激因楚人之憤而用之楚直秦曲勝負自分且身與社稷孰重曰社稷重社稷與人倫孰重曰人倫重去人倫無天理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况楚國乎彊弱以理不以勢頃襄



見事勢之弱而不知義理之彊也。

宋滅滕

或曰滕文之昭也文公滕之賢君也聞孟子性善之言問喪禮為國問井地當時以為行聖人之政自魏文侯之後未有若文公者而不能保其國何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法之法也以成敗為是非左氏之失也春秋江黃二國書滅胡氏謂得正而斃焉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為問

孟子對以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以齊人將築薛為問孟子對以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又以竭力事大國不得免焉為問孟子對以大王去邠世守勿去請擇二者而處之蓋聖賢之心循天理之正不取必於智謀之末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若以強弱利害言非天理之正也故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嘗攷左氏傳滕最爾國服乎宋久矣宋人請滕而不與盟宋仲幾曰滕吾役也是以終為宋所并天下無王小國先受



其害檜亾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滕亡周其殆乎史記滕無世家孟子注云世本有考公麋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宋之滅滕未知當文公之時歟抑其子孫也然觀去邠效死之對滕之勢已危矣孟子去齊在赧之元年文公問孟子於鄒在去齊之後滕滅於赧之二十九年此其可攷者余懼或者謂爲善之無益而怠也故發明孟子之意以扶天理正人心云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或問夏侯太初謂樂毅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邁全德以率列國幾於湯武之事朱子則曰樂毅亦一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孰爲篤論曰太初之言浮於實諸葛武侯自比管仲樂毅則毅亦管仲之流何足以幾湯武之事哉燕昭舉國以委毅將雪耻於齊而築宮師騶衍惑於怪迂之說入海求僊其志已荒亦豈能成王者之業哉齊潛暴虐而燕伐之此復讎弔民之師也王蠋在晝邑則脅以屠邑式商容閭者如是乎燕之報齊非以爲利也珠玉財寶車



甲珍器盡入于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此無異齊之伐燕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也齊以是動天下之兵而毅不鑿焉使騎劫不代將毅亦不能定齊矣王孫賈振袂一呼齊人思舊君而立其子卽墨大夫效死弗去燕以力服齊非心服也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毅其能凝齊民之心乎田單忠義憤發堅守一城智勇相敵而不可攻非可取不取以待其自歸也非縱一城以明信義爲王業之本也蘇氏謂毅欲以仁義服齊民不忍急攻亦過矣是故

齊國復立以人心之已回一城不下以田單之能守論樂毅者至朱子而始定雖然毅雖未爲仁義之將豈戰國之善用兵者所及哉此漢高帝所以求其後而封之也

樂毅犇趙

或曰樂毅之犇趙於君臣之際抑猶有未盡歟曰毅報燕惠王書太史公謂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之未嘗不廢書而泣蓋毅於君臣之義處之審矣趙王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王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



伏而流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况其後嗣乎。噫美哉言乎。此毅之名。所以千載不朽也。世道薄。彝倫斁。士會晉之賢大夫也。奔秦而為秦謀。晉河曲之戰。會對秦伯。欲撓卑駢之謀。譎趙穿而敗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若楚巫臣之儔。又奚責焉。君臣之典。敘於天。而人之大倫也。戰國之士。朝從暮橫。汙賤反覆。擣里疾甘茂。向壽為秦之臣。或黨於韓。或黨於魏。或黨於楚。矧違之它邦者乎。此義不明。叛君要利。習以為常。漢末袁渙。

對呂布曰。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其聞望諸君之風。而興起者歟。

田單復齊

或問大史公附王蠋於田單傳後。而不為立傳。殆非春秋褒死節之義。曰。忠臣社稷之衛。古者三綱五典。以為守。不以堅甲利兵之彊。禮義廉耻。以為固。不以金城湯池之險。故一士可以抗百萬之師。一賢可以回一國之勢。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必有為之倡者。衛之復也。倡於弘演。楚之復也。倡於沈尹戌。漢之復。



也。倡於龔勝，以一身倡天下之義，莫不風動雲合而從之。前賢謂田單之復齊國，非單之功也。王蠋之功也。太史公推本其事而歸之王蠋，其意深矣。噫，春秋書敗以懲不武，書叛以懲不軌，甚矣齊湣王之無臣也。向子軍敗而亡，達子軍破而走，王蠋眇然一布衣，不食齊祿，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凡折圭儋爵者，於是發憤感慨，投袂枕戈，以殄殲乃讎，蠋爲之倡也。繼之以王孫賈，又繼之以卽墨大夫，而田單得以成其功，義之動人也如是。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尊名節，崇禮

教重倫紀，厚風俗，立國之根本也。

田單攻狄不下

或問田單之功偉矣，功成而量已盈，何歟？曰：朱子有言，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本心難保。齊桓矜於葵丘而叛者九國，晉悼怠於蕭魚而伐秦不濟，屈瑕狃於蒲騷之役，項梁驕於再破秦軍，而鬪伯比宋義知其必敗，志之易滿，心之難持也。夫戰以氣爲用，有一驕心，則其氣餒，有一怠心，則其氣惰，功名之累人如此。田單以三里之城，而能興齊，以全齊之兵，而不能



勝狄魯仲連得於眉睫之間以爲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蓋已默察其心矣想其大冠若箕黃金橫帶其外揚揚其中索然無餘何以戰何以勝使田單能如范文子之後入孟之反之不伐張子房之無智名勇功澹焉若愚所以爲深智也退焉若怯所以爲大勇也操存此心持養此心百戰而氣益壯百勝而氣益銳無敵於天下矣於狄乎何有蘇氏曰爲將之道必先治心。

秦拔郢

楚徙都陳

或問楚文王始都郢今之江陵也白起一戰而拔之郢不可守歟曰荀子云楚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嘗攷左氏傳莊王時庸人帥蠻叛楚麋人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若我出師必懼而歸遂滅庸晉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爲君克勤以修



其德故能霸中華。昭王時，吳入郢，王奔隨。既反國，舟師陵師皆敗。令尹子西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都，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為臣克忠，以修其政，故能復舊都。蓋謀徙阪高，郢將危矣。吳之入郢，郢已亡矣。轉危為安，運亡為存，君臣交修之有道也。頃襄忘讎，翫敵。莊辛謂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國家為事。白起謂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群臣相妬，諂諛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頃襄之怠荒，君臣之駢惡。

於斯可見其失國通竄宜哉。屈平哀郢曰：「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此所謂諂諛用事，良臣斥踈也。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君心也。物有純而不可為，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此悲回風之所以作。千載之下，讀者猶太息流涕也。頃襄之十九年，獻漢北上庸地。二十年，秦拔鄢、鄧、西陵、上庸、房陵也。鄢、鄧、襄之宜城、鄧城也。西陵，安之雲夢也。二十二年，遂拔鄧，藩籬已壞，堂奧其能守乎？都邑國之根本，本既先撥，一徙陳，再徙鉅陽，三徙壽春，既失郢而投龜。



通鑑各問 卷二  
塞之外其二徙都如蒙鳩之巢繫於葦苕待亡而已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頃襄之謂歟

范睢說秦王

或問范睢信爲傾危之士乎曰書云惟辟作福作威  
戒其權不可下移也臣無有作福作威戒其臣不可  
上僭也胡氏春秋傳云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  
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  
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  
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歸父家遺緣季

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  
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以是  
觀之范睢言穰侯無君而逐之未爲過也薦用白起  
之功未足以贖殺惠文后之罪取剛壽以廣陶邑特  
小焉爾自古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履霜不戒納約不  
聞塞忠諫之路孤人主之勢此劉子政梅子真所爲  
流涕太息也范睢其可厚非哉然而芊后之廢則非  
也子不可以絕母睢豈不媿賴考叔茅焦乎昭襄不  
能防微遂虧孝道秦無儒矣何足以語人倫



楚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

或問楚太子自秦逃歸黃歇之謀也太子卽位以歇爲相然則相可以賞私勞乎曰相非賞私勞之官也昔者楚有鬬子文爲敖子囊子木爲令尹皆一國之望楚以盛彊諸侯服焉頃襄去郢瀕於危亡考烈之立也當如燕之招樂毅求天下之賢而相之乃私於舊恩不以德舉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黃歇挾功震主旣得淮北十二縣又請封江東如一君於楚招致賓客以虛譽

持其權陰凝冰堅不可復制合從西伐秦不能救其敗去陳徙壽春不能扶其傾楚危若贅旒乃就封於吳陰爲竊國之謀芊變爲黃亂臣賊子所未爲而歇爲之若歇者楚之大盜爾荀卿大儒也爲其蘭陵令亦不善擇木矣成相之篇曰春申道綴基畢輪春申行事若此道焉在哉旣不足以繫楚之存亡而亂楚之嗣鬻熊已不祀矣楚亡於女戎非秦也春秋之法當書歇曰盜歇不足論也苟卿枉道失已惜哉

孔子順曰秦爲不道義所不入



或問孔子周流列國孟子轍環天下皆不至秦子順亦義不入秦何歟曰秦自穆公之後無稱焉其臣自百里奚孟明之外無聞焉晨風之詩刺其棄賢臣權輿之詩刺其與賢者有始無終國無賢者不足與有爲此孔子所以不入秦也商鞅以慘酷扇其瀾張儀以變詐揚其波惟功利是謀惟戰鬪是急是以魯仲連寧蹈東海不爲之民其視函谷若虎豹之窟矧孟子懷仁義之道子順爲聖人之後其肯紆轡於咸陽之郊乎苟卿嘗入秦矣猶以無儒而不留也昭王謂

儒無益於國坑焚之禍已萌芽於此時詩書雖未焚而棄禮義捐廉耻無復詩書之化豐鎬忠厚之俗一變而爲西戎鷙悍之風豈足以稽天下士哉聖賢未嘗不欲道之行而去就行藏惟義所在子順謂義所不入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夫子子思以來孔氏世守之家法也在漢如臧如霸亦能守而弗墜謹進退嚴辭受聖人之澤遠哉

毛遂定從

或問毛遂定從於楚可以抑秦而存趙歟曰楚失鄢



通鑑卷之四十一  
九十一  
九十一  
郢秦已玩之於股掌之上。考烈之元年，獻邑于秦，自保其國，猶懼弗能。其能救與國之急乎？平原君乞師，議從久而不決。楚君畏秦，故也。毛遂按劍激之，從約始定。曩者六國之從，踰年而解。九國之師，仰關不進。今以羔犢之楚，欲扞虎狼之秦，則非敵也。春申帥師，以當王齧，則非將也。是時諸侯交臂事秦，問之齊，則不與；趙粟矣。問之韓，則上黨路絕矣。問之魏，則止晉鄙之救，而欲帝秦矣。一楚合從，無益於勝敗之數也。儻無魏公子奪晉鄙兵以解邯鄲之圍，趙其殆哉！舍

辯說之華，而考事迹之實。毛遂定從，不足爲趙國之重。春申救趙，未嘗有却秦之功。趙之不亡而僅存者，魏無忌之力也。嘗謂毛遂片舌之彊，抗楚則有餘，存趙則未也。

白起

或曰：白起知邯鄲不可再攻，非以怨不行。杜郵之劍，非其罪也。曰：仁人之兵，禁暴安民而已。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以能救亂除害，非以毒天下也。吳起商鞅戮於前，報虐以威，有天道焉。白起嗜殺，最甚。



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此矣。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聖王所誅也。天討有罪，假手於范雎以戮之，爲不仁者之戒，未足以償趙卒之冤。然用起者秦也，秦焉能永其天命乎？其後項籍坑秦卒二十萬，作俑者白起也。不仁之禍不止一時，慕而爲之者亦斃於東城，殺人之多，乃所以自滅爾。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之以爲心，人而不仁，是豺狼也。漢志謂報應各以類至，信哉。在易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有容民畜衆之德，而後可以行師，故曰：仁者無敵。

赧王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

或問：周將亡而與諸侯約從，何其謬哉？曰：韓非之書謂周去秦爲從，昔年而舉，是周滅於從也。曰：倍秦曰去秦爲從，則赧王嘗事秦矣。揚子云：周也，羊秦也，狼諸侯亦羊也。約從其能存周乎？赧王之計，謂坐以待亡，不如攻之，可哀也已。左氏謂王貳于虢，王不可言貳，此謂王倍秦，王不可言倍，周之空名猶在諸侯之上。天下謂之共主，作史者當有君臣之分。朱子綱目書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此春秋法也。文中子曰：



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之長世，有禮以維持之也。齊晉二伯，以尊王為名，六國之疆，畏大義而不敢犯。秦為不道，而周以不祀。然自此七年，東周之君始絕。始皇稱帝以前，海內無主三十五年，禮之為國與天地並信矣。按皇甫謐曰：漢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此赧王入秦之年也。周亡而代秦者，生於豐沛，天厭秦虐，監觀四方，惟聰明神武而不殺，俾作民主，吁！此天之所以為天也。

秦昭襄王

范雎蔡澤

或曰：范蔡抵巇傾奪，以取相位，何以克有終？曰：二人雖未可以言明哲，而智足以全身。夫相非久居之官也，以寵利居成功，伊尹恥之，周公卜洛，惟曰：明農大，臣進退之灋也。沈諸梁老於葉，陶朱公汎舟五湖，房玄齡不吝權，亦曰：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已有也。賈生曰：夸者死權，竊福威之柄，操之而不釋，苟容持祿，為張禹、胡廣、患失喪邦，為李斯、林甫，小則身名俱辱，大則家國俱危，可謂愚矣。范雎鑒於穰侯，主眷既衰，亟



思變計。蔡澤倨見而不怒。聞成功者去之言。翩然謝事。棄富貴如脫屣。澤也。激辭譎說。攘相印而得之。然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為睢謀也。澤克踐其言。纔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蚘負而躓。蝸升而枯。彼蒞家覆餗者。曾一蟲之無知。張華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

莊襄王

遷東周君於陽人聚 楚滅魯

或曰。周克商。而微子封於宋。西周既亡矣。秦獨不能

存東周之七邑乎。魯周公之後也。將亡之楚。餘威猶及泗上乎。曰。秦紀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蓋不韋封洛陽。利東周之地而滅之也。楚考烈之八年。黃歇為楚北伐滅魯。六國表云。取魯封魯君於莒。至十四年。乃滅。蓋封莒之時。曲阜已亡。至是。并莒奪之。黃歇封淮北。而欲兼有其地也。漢梅福有言。存人所以自立也。墜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夫文武周公之國。八百餘年。禮樂文物之所萃也。不韋歇始率戎蠻。以揃刈之。東周亡。



通鑑卷四十一  
而栢翳之秦爲呂魯亡而祝融之楚爲黃一盜臣亦  
殄厥世滅人之國乃自滅也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  
與天地日月相爲悠久國之存亡奚與焉

始皇

趙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

秦旣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

用李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離

其君臣之計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

言李牧欲反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

金勸王朝秦

或曰秦以賄勝趙魏齊以賄亡賄之敗人國甚矣其  
君之不明歟臣之不忠歟曰賈生言聖人有金城厲  
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世之治也廉耻興焉世之亂  
也寵賂章焉國家之害不在城郭之不修兵甲之不  
多而在上無禮下無學不肩好貨無總于貨寶書之  
所戒也亶侯多藏貪人敗類詩之所刺也取郤鼎歸  
衛寶范鞅賂而昭公弗納荀寅貨而蔡侯從吳春秋  
之所貶也陵夷至于戰國風俗之壞極矣梁惠問孟



子曰利吾國而已。蘇秦相六國曰：位高金多而已。應侯之散合從，則以金；公孫閉之間田忌，則以金；馮且之間昌他，則以金；鄭朝之復祭地，亦以金；周君之易溫囿，又以金利欲橫流，趨者瀾倒。此秦之計謀，所以行也。使戰國之君昭德塞違，彊志守度，而便嬖不能惑其臣，公耳忘私，洒濯其心，而貨利不能誘，雖百李斯尉繚之策，將焉用之？噫，郭開、后勝之徒，為身而不為國也。國為墟，則貨可保乎？其後張良之於秦將陳平之於楚君，臣高帝之於陳豨將，皆用此術，人心不

正見利忘義，國亦曰殆哉。故國之脩短，在風俗。國之存亡，在禮義廉耻。秦之滅六國，不過用三十萬金。漢之滅楚，不過用四萬金，可以觀此

道矣。

初并天下

或問六國并於秦，其無人以距秦乎？曰：秦自孝公以後，蠶食六國，謂漸吞滅之，如蠶之食葉然。六國非無人，也用之而不終，言之而不聽也。魏有公子無忌，嘗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而以讒廢。趙有李牧，嘗破秦軍于宜安，走桓齮，又破秦軍于番吾，而以間誅。



楚有項燕世爲楚將陳勝吳廣假其名起事猶足以  
係民心齊有卽墨大夫請因三晉鄢郢之臣收晉楚  
故地以入臨晉武關而建不能用唯韓燕無人焉韓  
非之說秦乃欲覆其宗國荆軻之淺謀欲以一匕首  
斃呂政上一國豈無人哉所任非其人故也韓亡而有  
張子房猶爲有人也其後六國皆復立唯燕後無聞  
韓廣臧荼爲王皆非燕之裔胄蓋秦以太子丹之故  
盡殲其宗也太史公曰燕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  
之烈邪邵子曰周同姓諸侯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

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  
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  
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天下事未可知也噫千  
載之下猶疾呂政之無道閔召公之不祀而欲燕之  
存此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歟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或問封建郡縣之得失前賢之論詳矣孰爲至當曰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之法與天地並立至秦始  
變賈山有言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



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以是觀之。封建天下之公也。郡縣一人之私也。柳子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未見賈山之言乎。文中子曰。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謂郡縣之政也。無定主則志不一於君。無定民則心不純於國。牛羊用人。比屋思亂。大澤一呼。龍戰虎爭。三十六郡。鞠爲盜藪。守令之權。奪於

密網。泗川之壯。南陽之齧。不走則降。三川之由。會稽之通。莫保要頸。如木無根。風搖斯拔。重以隳名城。決隄防。易之設險。守國禮之城郭。溝池以爲固。秦無一焉。一旦魚爛瓦解。宇內橫潰。關門無結草之限。藩垣無折柳之禦。豪俊糜沸雲擾。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昔者殷革夏。周代殷。生民之禍有是乎。夫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敝也。唐方鎮之亂。幾於板蕩。然衣冠禮樂。恃十國以不墜。矧古帝王之封建乎。郡縣雖迄今不變。若以秦



爲公天下。是譽桀跖爲仁義也。揚子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其知言哉。

使黔首自實田

或問自實云者。杜佑謂阡陌弊而爲隱覈。其然乎。曰。決裂阡陌。自商鞅始。然行於秦而已。諸侯自春秋時。井田之法已壞。晉作爰田。則賞衆以田。易其疆畔矣。魯初稅畝。則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矣。用田賦。則二猶不足。重困農民矣。鄭子駟爲田洫。而四族皆喪田。子產使田有封洫。而謗以伍田疇。則溝洫廢矣。晉欲

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則疆理廢矣。管仲作內政。陸阜陵墜。井田疇均。楚蔦掩書土田。以山林藪澤。京陵淳鹵。疆潦偃豬。原防隰臯。衍沃爲九等。亦頗改周典之舊矣。逮至戰國。兵農浸分。魏李悝盡地力。惟富彊是務。二晉地狹民貧。草不盡墾。孟子言王道之始。魏惠王以爲迂。滕文公問井地。卒莫之行。六雄爭強。國皆異政。用兵塗炭。而田無常主。避地流離。而戶無土著。是以爲自實之令。以柢其欺。非但秦民兼并之弊也。周制步百爲畝。商鞅更以二百四十



步爲畝蓋秦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士不能處三故以此誘民耕而傾鄰國及始皇并天下收太半之賦田租二十倍於古法如牛毛頭會箕歛黎元蒿焉忘樂生之心適戍之徒鉏耨白梃望屋而食守令不能禁其能使之實田乎古者制土域民十夫有溝不檢覈家同井不按比而均閭里有版經牧有數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程子曰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聚斂之臣猶有宇文融之括羨田呂惠卿之行手實是不師先王而襲暴秦也

或問李斯嘗事荀卿而焚滅經籍亦荀卿之高談異論有以激之此蘓氏之言也弟子亦累其師歟曰荀卿著書其失有三曰性惡也曰法後王也曰非子思孟子也此李斯之罪所以分於荀卿也雖然斯之事荀卿其猶吳起之事曾子歟吳起無行而曾子絕之然則荀卿絕李斯否乎嘗觀議兵篇李斯問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荀卿曰女所謂便者不使之便也吾所謂仁



義者便之便也。今女不求之其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李斯薄仁義而以秦法爲便，荀卿已知其亂天下，非與之也。且秦俗之爲戎久矣，穆公問由余，謂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穆公賢由余而用之，真以詩書禮樂爲致亂之具矣。李斯焚書，豈非有所本祖歟？商鞅之變法，謂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至昭王時，子楚不習於誦詩書，焉得不廢乎？李斯相始皇，於是諱儒之名，棄其所學，逢君之惡，以濟其欲。

所謂以便從事者，何有於荀卿之學哉？其焚書也，因博士淳于越言，殷周封建，而斯以爲三代之事，何足法，是亦由余商鞅之說爾。豈荀卿之論激之乎？昔者程楊之學之醇，猶有邢恕陸棠叛其師者焉。君子不以議程楊也。於荀卿乎？何尤？始皇方罷侯置守，盪滅三代之迹，惡言殷周，遂并其書掃除之。阿意順指，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已。韓非亦事荀卿，逃儒而學申商。其言曰：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使其用於秦，是又一李斯也。荀卿之書曰：非其人



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卿亦悔是歟。荀氏門人多矣。浮丘伯所傳是爲魯詩。大毛公所傳是爲毛詩。張蒼所傳是爲左氏春秋。三人經學本於荀氏。世未有稱述者。徒以李斯爲荀氏之疵。吁。孟子設科來者不距。豈以竊履爲譏哉。

阮諸生

或曰。秦旣燒詩書。箝偶語。儒服不復游咸陽矣。焉得儒而阮之。曰。天地閉。賢人隱。孰有儒而入秦者乎。秦無儒久矣。侯生盧生謂始皇剛戾自用。未可爲求仙

藥。一生方士誕妄。與徐福爲儔。故伍被云。殺術士非儒也。遷怒諸生。納之陷穽。以杜天下之口。子產曰。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譽諛滿耳。虛美熏心。萬民愁怨。四海潰決。而莫之告也。扶蘓進諫。而監蒙恬軍於上郡。秦之亡。自阮儒始矣。博士七十人如故。博士官所職之書猶在。而號爲儒者。影滅跡絕。兩生隱于魯。四皓遯于商山。子房匿于下邳。董公召平鴻飛冥冥。以避矰繳之害。居鄭高陽。智謀之士。淵潛不見。所謂備員之博士。不過叔孫通諛諛



媮合之流爾。然挾書之律峻矣。而孔壁之書淹中之禮。申伏之口。制竇之心。秦之法。令不能禁也。誹謗。誅之言。罪嚴矣。而泗上亭長。有丈夫當如此之志。吳中少年。有彼可取而代之言。秦之威刑。不能加也。吁。亡秦者非胡。而亡於沙丘之少子。滅秦者非儒。而滅於壟上之耕父。禍秦者非六經。而禍於上蔡相。申韓督責之一書。壞秦者非誅言。而壞於楚南公。三戶亡秦之一語。呂政亦愚矣哉。

二世

更爲法律益務刻深

或問秦之苛法。始以商鞅。衷以李斯。終以趙高。刻而益刻。深而益深。何不仁之極歟。曰。古者議事以制。自魏李悝。始著法經。傳之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於是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極於斯高。而民不堪命。漢雖除秦苛法。而蕭何次律令。不過攬摭秦法而已。秦有十失。其一尚存。路溫舒所以言深刻殘賊之敝也。秦雖亡。而流毒餘虐。至漢未衰。有武吏。有賊吏。有猾吏。有猜



禍吏有擣虐吏有敢往吏焉有豪惡吏爪牙吏焉吏以治得民果如是乎鼂錯有言秦始亂之時吏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親踈皆危外內咸怨蓋不仁之禍自踈而及親自骨肉而及其身望夷之事見當以重法矣噫三代以仁得天下其法莫之行也秦以不仁失天下其法不盡改也聖王不能無法而本之以道德不恃法以爲治也秦純任刀筆吏以行其苛法秦及斯高皆無遺類可以鑒矣而漢猶以法

律爲詩書亦何便於此哉

陳勝吳廣起兵於斬

或問太史公自序曰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以涉擬湯武春秋豈其倫歟曰天下苦秦之虐如在湯火中陳涉亦秦民之湯武也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陳涉起事而漢收之民得去大殘蒙更生涉爲之倡也太史公之言蓋未爲過或曰匹夫操天下存亡之權自勝廣始其然歟曰徂徠石氏



曰書云可畏非民民雖匹夫也有義勇有豪傑伊尹  
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  
係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起兵以  
誅秦豪傑矣夫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  
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  
乘驕民也昏君庸主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  
離叛吁斯言至矣秦既并六國所畏者匈奴攘之却  
之不知小民之爲敵讎所慮者豪傑誅之徙之不知  
豪傑之在剛畝不寧唯是古者士傳言庶人謗百工

諫適人徇于路以采詩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小人  
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此聖王所以長世也秦以斧  
鉞箝天下之口其民深怨積怒不宜之於口而鬱之  
於心是以一發而不可禦春秋書梁亡心昏耳目塞  
梁自亡也秦亦自亡爾

赤帝子

或曰通鑑削去怪神之事劉季澤中斬蛇白帝子爲  
赤帝子所殺非怪歟通鑑曷爲載之綱目亦存而弗  
削何歟曰漢高帝以仁得天下非以竒怪也果以竒



怪則鬻魚狐鳴何以終於覆亡也。柳子曰：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吾有取焉。或曰：班固謂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則信有符矣。曰：五德之運，始于鄒衍。古未之前聞也。始皇用其說，爲水德而尚黑，焉在其爲白帝子也。不取始皇之尚黑，而取獻公之雨金，不幾於傳會乎？文帝十三年，公孫臣言：漢當土德，明年黃龍見，遂用土德。議改服色。武帝太初元年，色上黃，數用五，則漢用土德矣。果有赤帝子之符，曷爲文武之時，羣臣不以爲言也？文勝質，則史其出於史官之增。

飾明矣。光武乃用火德。是時尊圖讖，崇赤伏。於是始改西都，未有此說也。蓋司馬公朱子失於刪削爾。或曰：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其然歟？曰：此今文泰誓之僞書也。古文未出，故董仲舒述之。赤帝之事，猶周之赤鳥歟。異端並起，以董子之醇儒，猶惑於受命之符。班固奚訾焉？漢四百載之祚，入關三章之約，三老仁義之言也。奚以語怪爲？邵公濟謂高帝一竹皮冠起田野，不食秦祿，卒能除其暴，其取之無一不義。雖湯武有愧也。史但稱斷蛇著符，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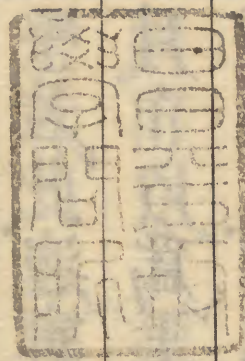
周市迎魏公子寧陵君咎立爲王

或問周市其有張子房之心乎曰君臣之義天典民彝也夏臣靡之立少康名穆公之以子代宣王可謂忠之盛矣太史公謂三晉多權變之士然節義之士豈少哉六國之君授手于秦呂政自矜其功曰亨滅彊暴其臣視秦所謂茹肝涉血之仇也大澤一呼六國再立若魏周市之立寧陵君咎韓張良之立橫陽君成其忠相似也而事有難易焉橫陽之立也良一說項梁卽從其言則其功易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

之市曰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終辭之其志之堅若此迎寧陵君於陳五反而後陳王遣之虛位四月立以爲王其力之艱若此市之言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此歲寒之松柏疾風之勁草歟章邯破魏周市死之臣死於義也魏王咎爲民約降旣全其民而自焚君死於仁也嗚呼偉哉厥後晉閻鼎之奉秦王業梁王琳之奉永嘉王莊其聞周市之風而興起者乎忠臣義士不幸無成天也其心則對越在天而無愧君子豈以成敗定是非哉子房之忠昭昭如日月



若周市稱者鮮焉。余是以發千載之幽光。



通鑑答問卷第二

文化丙寅



